

第七七四册

經濟彙編

祥刑典

盜賊部

101-113
(卷)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刑典

第一百一卷目錄

盜賊部雜傳五



隋

楊元感

趙元淑

李子雄

劉元進

斛斯政

單雄信

李密

祥刑典第一百一卷

盜賊部雜傳五

隋

隋書楊元感傳元感司徒素之子也體貌雄偉美鬚髯少時晚成人多謂之癡其父母謂所親曰此兒不癡也及長好讀書便騎射以父軍功位至柱國與其父俱為第二品朝會則齊列其後高祖命元感降一等元感拜謝曰不意陛下寵臣之甚許以公廷獲展私敬初拜鄂州刺史到官潛布耳目察長吏能不其有善政及賊汗者纖介必知之往往發其事莫敢欺隱吏民敬服皆稱其能後轉宋州刺史父憂去職歲餘起拜鴻臚卿襲爵楚國公遷禮部尚書性雖驕倨而愛重文學四海知名之士多趨其門自以累世尊顯有盛名於天下在朝文武多是父之將吏復見朝綱漸紊帝又猜忌日甚內不自安遂與諸弟潛謀廢帝立秦王浩及從征吐谷渾還至大斗拔谷時從官狼狽元感欲襲擊行宮其叔慎謂元感曰士心尚一國未有奪不可圖也元感乃止時帝好征伐元感欲

立威名陰求將領謂兵部尚書段文振曰元感世荷國恩寵踰涯分自非立效邊裔何以塞責若方隅有風塵之警庶得執鞭行陣少展絲髮之功明公兵革是司敢布心腹文振因言於帝帝嘉之顧謂羣臣曰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故不虛也於是資物千段禮遇益隆預朝政帝征遼東命元感於黎陽督運於時百姓苦役天下思亂元感遂與武賁郎將王仲伯汲郡贊治趙懷義等謀欲令帝所軍眾飢餓每為逗遛不時進發帝遲之遣使者逼促元感揚言曰水路多盜賊不可前後而發其弟武賁郎將元縱騰揚郎將萬碩並從幸遼東元感潛遣人名之時將軍來護兒以舟師自東萊將入海趨平壤城軍未發元感無以動眾乃遣家奴偽為使者從東方來謬稱護兒失軍期而反元感遂入黎陽縣閉城大索男夫於是取驅布為半甲署官屬皆準開皇之舊移書傍郡以討護兒為名各令發兵會於倉所以東光縣尉元務本為黎州刺史趙懷義為衛州刺史河內郡主簿唐祥為懷州刺史有眾且一萬將襲維陽唐祥至河內馳往東都告之越王侗民部尚書樊子蓋等大懼勒兵備禦修武縣民相率守臨清關元感不得濟遂於汲郡南渡河從亂者如市數日屯兵上春門眾至十餘萬子蓋令河南贊治裴弘策拒之弘策戰敗遷洛父老競致牛酒元感屯兵尚書省每誓眾曰我身為上柱國家累鉅萬金至於富貴無所求也今者不顧破家滅族者但為天下解倒懸之急救黎元之命耳眾皆悅詣轅門請自效者日有數千與樊子蓋書曰夫建忠立義事有多途見機而作蓋非一揆昔伊

尹放太甲於桐宮霍光廢劉賀於昌邑此並公度內不能一一披陳高祖文皇帝誕膺天命造茲區宇在璇璣以齊七政握金鏡以馭六龍無為而至化流垂拱而天下治今上纂承寶曆宜固洪基乃自絕於天殄民敗德頻年肆背盜賊於是滋多所在修治民力為之凋盡荒淫酒色子女必被其侵耽玩鷹犬禽獸皆離其毒朋黨相扇貨賄公行納邪佞之言社正直之口加以轉輸不息徭役無期士卒填溝壑骸骨蔽原野黃河之北則千里無煙江淮之間則鞠為茂草元感世荷國恩位居上將先公奉遺詔曰好子孫為我輔弼之惡子孫為我屏黜之所以稟先旨下順民心廢此淫昏更立明哲四海同心九州響應士卒用命如赴私讎民庶相趨義形公道天意人事較然可知公獨守孤城勢何支久願以黔黎在念社稷為心勿拘小禮自貽伊戚誰謂國家一旦至此執筆潛泣言無所具遂進逼都城刑部尚書衛元率眾數萬自關中來援東都以步騎二萬渡澗瀾挑戰元感傷北元逐之伏兵發前軍盡沒後數日元復與元感戰兵始合元感詐令人大呼曰官軍已得元感矣元軍稍怠元感與數千騎乘之於是大潰擁八千人而去元感驍勇多力每戰親運長矛身先士卒嗚呼叱咤所當者莫不震懾論者方之項羽又善撫馭士樂致死由是戰無不捷元軍日蹙糧又盡乃悉眾決戰陣於北邙一日之間戰十餘合元感弟元挺中流矢而斃元感稍却樊子蓋復遣兵攻尚書省又殺數百人帝遣武賁郎將陳稜攻元務本於黎陽武衛將軍屈突通屯河陽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發兵繼進右驍

衛大將軍來護兒復來赴援元感請計於前民部尚書李子雄曰屈突通曉習兵事若一渡河則勝負難決不如分兵拒之通不能濟則樊衛失援元感然之將拒通子蓋知其謀數擊其營元感不果進通遂濟河軍於破陵元感為兩軍西抗衛元東拒屈突通子蓋復出兵於是大戰元感軍頻北復請計於子雄子雄曰東都援軍益至我師屢敗不可久留不如直入關中開未豐倉以振貧乏三輔可指麾而定據有府庫東面而爭天下此亦霸王之業會華陰諸楊請為鄉導元感遂釋洛陽西圖關中宣言曰我已破東都取關西矣宇文述等諸軍躡之至弘農宮父老遮說元感曰宮城空虛又多積粟攻之易下進可絕敵人之食退可割宜陽之地元感以為然雷攻之三日城不下追兵遂至元感西至閿鄉上粟豆布陳互五十里與官軍且戰且行一日三敗復陣於董杜原諸軍擊之元感大敗獨與十餘騎竄林木間將奔上洛追騎至元感吐之皆懼而反走至葭蘆戍元感窘迫獨與弟積善步行自知不免謂積善曰事敗矣我不能受人戮辱汝可殺我積善抽刀斫殺之因自刺不死為追兵所執與元感首俱送行在所磔其屍於東都市三日復斮而焚之餘黨悉平其弟元獎為義陽太守將歸元感為郡丞周旋玉所殺元蹤弟萬碩自帝所逃歸至高陽止傳舍監事許華與郡兵執之斬於涿郡萬碩弟明行官至朝請大夫斬於長安並具梟磔公卿請改元感姓為梟氏詔可之初元感圍東都也梁郡人韓相國舉兵應之元感以為河南道元帥旬月間衆十餘萬攻剽郡縣至於襄城遇元感

敗兵漸潰散為吏所執傳首東都李子雄傳子雄渤海蓊人也祖伯貴魏諫議大夫父桃枝東平太守與鄉人高仲密同歸於周官至冀州刺史子雄少慷慨有壯志弱冠從周武帝平齊以功授帥都督高祖作相從韋孝寬破尉迥於相州拜上開府賜爵建昌縣公高祖受禪為驃騎將軍伐陳之役以功進位大將軍歷郴江二州刺史並有能名仁壽中坐事免漢王諒之作亂也煬帝將發幽州兵以討之時實抗為幽州總管帝恐其有二心問可任者於楊素素進子雄授大將軍拜廣州刺史馳至幽州止傳舍召募得千餘人抗恃素貴不時相見子雄遣人諭之後二日抗從鐵騎二千來詣子雄所子雄伏甲請與相見因禽抗遂發幽州兵步騎三萬自井陘以討諒諒遣大將軍劉建略地燕趙正攻井陘相遇於抱犢山下力戰破之遷幽州總管尋徵拜民部尚書子雄明辯有幹幹帝甚任之新羅嘗遣使朝貢子雄至朝堂與語因問其冠制所由其使者曰皮弁遺象安有大國君子而不識皮弁也子雄因曰中國無禮求諸四夷使者曰自至此已來此言之外未見無禮憲司以子雄失詞奏劾其事竟坐免俄而復職從幸江都帝以仗衛不整顧子雄部伍之子雄立指麾六軍肅然帝大悅曰公真武侯才也尋轉右武侯大將軍後坐事除名遼東之役帝令從軍自效因從來護兒自東平將指滄海會楊元感反於黎陽帝疑之詔鎖子雄送行在所子雄殺使者亡歸元感元感每請計於子雄及元感敗伏誅籍沒其家趙元淑傳元淑父世模初事高寶寧後以衆歸周授

上開府寓居京兆之雲陽高祖踐阼極典宿衛迨同晉王伐陳先鋒遇賊力戰而死朝廷以其身死王事令子元淑襲父本官賜物二千段元淑性疎宕不事生產業徒壁立後數歲授驃騎將軍將之官無以自給時長安富人宗連家累千金任周為三原令有季女慧而有色連獨奇之每求賢夫聞元淑如是請與相見連有風儀美談笑元淑亦異之及至其家服翫居處擬於將相酒酣奏女樂元淑所未見也元淑辭出連曰公子有暇可復來也後數日復造之宴樂更侈如此者再三因謂元淑曰知公子素貧老夫當相濟因問元淑所須盡買與之臨別元淑再拜致謝連復拜曰鄙人竊不自量敬慕公子今有一女願為箕帚妾公子意何如元淑感愧遂聘為妻連復送奴婢二十口良馬十餘匹加以繡屏錦綺及金寶珍翫元淑遂為富人及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元淑從楊素擊平之以功進位柱國拜德州刺史尋轉潁川太守並有威惠因入朝會司農不時納諸郡租數元淑奏之帝謂元淑曰如卿意者幾日當了元淑曰如臣意不過十日帝即日拜元淑為司農卿納天下租如言而了帝悅焉禮部尚書楊元感潛有異志以元淑可與共亂遂與結交多遺金寶遼東之役領將軍典宿衛加授光祿大夫封葛公明年帝復征高麗以元淑鎮臨渝及元感作亂其弟元蹤自帝所逃歸路經臨渝元淑出其小妻魏氏見元蹤對宴極歡因與通謀并授元蹤路遺及元感敗人有告其事者帝以屬吏元淑言與元感結婚所得金寶則為財賄實無他故魏氏復言初不受金帝親臨問卒無異辭帝大怒謂

侍臣曰此則反狀何勞重問元淑及魏氏俱斬於涿郡籍沒其家

斛斯政傳斯政祖椿魏太保尚書令常山文宣王父恢散騎常侍新蔡郡公政明悟有器幹初為親衛後以軍功授儀同甚為楊素所禮大業中為尚書兵曹郎政有風神每奏事未嘗不稱旨煬帝悅之漸見委信楊元感兄弟俱與之交遼東之役兵部尚書段文振卒侍郎明雅復以罪廢帝彌屬意尋遷兵部侍郎於時外事四夷軍國多務政處斷辯速稱為幹理元感之反也政與通謀及元蹤等亡歸亦政之計也帝在遼東將班師窮治元蹤黨與內不自安遂亡奔高麗明年帝復東征高麗請降求執送政帝許之遂鎖政而還至京師以政告廟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奏曰斛斯政之罪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忿若同常刑賊臣逆子何以懲肅請變常法帝許之於是將政出金光門縛政於柱公卿百僚並親射鬻其肉多有噉者噉後烹煮收其餘骨焚而揚之

劉元進傳餘杭劉元進少好任俠為州里所宗兩手各長尺餘臂垂過膝煬帝與遼東之役百姓騷動元進自以相表非常陰有異志遂聚眾合亡命會帝復征遼東徵兵吳會士卒皆相謂曰去年吾輩父兄從帝征者當全盛之時猶死亡大半骸骨不歸今天下已罷敝是行也吾屬其無遺類矣於是多有亡散郡縣捕之急既而楊元感起於黎陽元進知天下思亂於是舉兵應之三吳苦役者莫不響至旬月眾至數萬將渡江而元感敗吳郡朱燮晉陵管崇亦舉兵有眾七萬共迎元進奉以為主據吳郡稱天子燮崇俱

為僕射署置百官毗陵東陽會稽建安豪傑多執長吏以應之帝令將軍吐萬緒光祿大夫魚俱羅率兵討焉元進西屯茅浦以抗官軍頻戰互有勝負元進保曲阿與朱燮管崇合軍眾至十萬緒進軍逼之相持百餘日為緒所敗保於黃山緒復破之燮戰死元進引趣建安林兵養士二將亦以師老頓軍自守俄而二將俱得罪帝令江都郡丞王世充發淮南兵擊之有大流星墜於江都未及地而南逝磨拂竹木皆有聲至吳郡而落於地元進惡之令掘地入二丈得一石徑丈餘後數日失石所在世充既渡江元進將兵拒戰殺千餘人世充窘急退保延陵柵元進遣兵人各持茅因風縱火世充大懼將棄營而遁遇反風火轉元進之眾懼燒而退世充簡銳卒掩擊大破之殺傷大半自是頻戰輒敗元進謂管崇曰事急矣當以死決之於是出挑戰俱為世充所殺其眾悉降世充坑之於黃亭澗死者二萬人其餘黨往往保險為盜其後董道沖沈法典李子通等乘此而起戰爭不息逮於隋亡

李密傳密字法主真卿公行之從孫也祖耀周邢國公父寬驍勇善戰幹略過人自周及隋數經將領至柱國蒲山郡公號為名將密多籌算才兼文武志氣雄遠常以濟物為己任開皇中襲父爵蒲山公及散家產調贍親故養客禮賢無所愛憾與楊元感為刎頸之交後更折節下帷耽學尤好兵書誦皆在口師事國子助教包愷受史記漢書屬精忘勸愷門徒皆出其下大業初授親衛大都督非其所好稱疾而歸及楊元感在黎陽有逆謀陰遣家僮至京師召密令

與弟元挺等同赴黎陽元感舉兵而密至元感大喜以為謀主元感謀計於密密曰愚有三計惟公所擇今天子出征遠在遼外地去幽州懸隔千里南有巨海之限北有胡戎之患中間一道理極艱危今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剴直扼其喉前有高麗退無歸路不過旬月齋糧必盡舉麾一召其眾自降不戰而禽此計之上也又關中四塞天府之國有衛文昇不足為意今宜率眾經城勿攻輕齋鼓行務早西入天子雖還失其襟帶據險臨之故當必刻萬全之勢此計之中也若隨近逐便先向東都唐禱告之理當固守引兵攻戰必延歲月勝負殊未可知此計之下也元感曰不然公之下計乃上策矣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不取之安能動物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密計遂不行元感既至東都皆捷自謂天下響應功在朝夕及獲韋福嗣又委以腹心是以軍旅之事不專歸密福嗣既非同謀因戰被執每設籌畫皆持兩端後使作檄文福嗣固辭不肯密揣知其情因謂元感曰福嗣元非同盟實懷觀望明公初起大事而姦人在側聽其是非必為所誤矣請斬謝眾方可安輯元感曰何至於此密知言之不用退謂所親曰楚公好反而不欲勝如何吾屬今為虜矣後元感將西入福嗣竟亡歸東都時李子雄勸元感速稱尊號元感以問於密密曰昔陳勝自欲稱王張耳諫而被外魏武將求九錫荀彧止而見疎今者密欲正言還恐迫蹤二子阿諛順意又非密之本圖何者兵起以來雖復頻捷至於郡縣未有從者東都守禦尚強天下救兵益至公當身先士卒早定關中乃欲自尊崇何示

不廣也元感笑而止及宇文述來護兒等軍且至元感謂密曰計將安出密曰元弘嗣統強兵於隴右今可揚言其反遣使迎公因此入關可得給衆元感遂以密謀號令其衆因引西入至陝縣欲圍弘農官密諫之曰公今許衆入西軍事在速况乃追兵將至安可稽留若前不得據關退無所守大衆一散何以自全元感不從遂圍之三日攻不能拔方引而西至於閿鄉追兵遂及元感敗密間行入關與元感叔詡相隨匿於馮翊詢妻之舍尋爲鄉人所告遂捕復囚於京兆獄是時煬帝在高陽與其黨俱送帝所在途謂其徒曰吾等之命同於朝露若至高陽必爲菹醢今道中猶可爲計安得行就罪鑊不規逃避也衆咸然之其徒多有金密令出示使者曰吾等死日此金並畱付公幸用相瘞其餘即皆報德使者利其金遂相然許及出關外防禁漸弛密請通市酒食每燕飲喧嘩竟夕使者不以爲意行次邯鄲夜宿村中密等七人皆穿牆而遁與王仲伯亡抵平原賊帥郝孝德孝德不甚禮之備遭饑僅至削樹皮而食仲伯潛歸天水密詣淮陽舍於村中變姓名稱劉智遠衆徒教授經歲月密鬱鬱不得志爲五言詩曰金風蕩初節玉露凋晚林此夕窮塗上空軫鬱陶心跳聽良多感慷慨獨靈襟露襟何所爲悵然懷古意秦俗猶未平漢道將何冀樊噲市井徒蕭何刀筆吏一朝時運合萬古傳名器寄言世上雄虛生真可愧詩成而泣下數行時人有怪之者以告太守趙他縣捕之密乃亡去抵其妹夫雍丘令丘君明後君明從子懷義以告帝令捕密密得遁去君明竟坐死會東郡賊帥翟讓

聚黨萬餘人密歸之其中有知密是元感亡將潛勸讓害之密大懼乃因王伯當以策干讓讓遣諸小賊所至輒降下讓始敬焉召與計事密謂讓曰今兵衆既多糧無所出若曠日持久則人馬困敝大敵一臨死亡無日未若直趨滎陽休兵館穀待士馬肥充然可與人爭利讓從之於是破金堤關掠滎陽諸縣城堡多下之滎陽太守郇王慶及通守張須陁以兵討讓讓數爲須陁所敗聞其來大懼將遠避之密曰須陁勇而無謀兵又驍勝既驕且很可一戰而禽公但列陣以待保爲公破之讓不得已勒兵將戰密分兵千餘人於林木間設伏讓與戰不利軍稍却密發伏自後掩之須陁衆潰與讓合擊大破之遂斬須陁於陣讓於是令密建牙別統所部密復說讓曰昏主蒙塵播揚吳越蝟毛競起海內飢荒明公以英策之才而統驍雄之旅宜當廓清天下誅剪羣凶豈可求食草間常爲小盜而已今東都士庶中外離心雷守諸官政令不一明公親率大衆直掩與洛倉發粟以賑窮乏遠近孰不歸附百萬之衆一朝可集先發制人此機不可失也讓曰僕起隴畝之間望不至此必如所圖請君先發僕領諸軍便爲後殿得倉之日當別議之密與讓領精兵七千人以大業十三年春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襲與洛倉破之開倉恣民所取老弱襁負道路不絕越王侗武貴郎將劉長恭率步騎二萬五千討密密一戰破之長恭僅以身免讓於是推密爲主密城洛口周迴四十里以居之房彥藻說下豫州東都大懼讓上密號爲魏公密初辭不受諸將等固請乃從之設壇場即位稱元年置官屬

以房彥藻爲左長史郇元真右長史楊德方左司馬鄭德韜右司馬拜讓司徒封東郡公其將帥封拜各有差長白山賊孟讓掠東郡燒豐都市而歸密攻下鞏縣獲縣長柴孝和拜爲護軍武貴郎將裴仁基以武牢歸密因遣仁基與孟讓率兵二萬餘人襲迴洛倉破之燒天津橋遂縱兵大掠東都出兵乘之仁基等大敗僅以身免密復親率兵三萬逼東都將軍投達武貴郎將高毗劉長恭等出兵七萬拒之戰於故都官軍敗走密復下迴洛倉而據之俄而德韜德方俱死復以鄭頌爲左司馬鄭虔象爲右司馬柴孝和說密曰秦地阻山帶河西楚背之而亡漢高都之而霸如愚意者令仁基守迴洛翟讓守洛口明公親簡精銳西襲長安百姓孰不郊迎必當有征無戰既尅京邑業固兵強方更長驅嶠函掃蕩京洛傳檄指搗天下可定但今英雄競起實恐他人我先一朝失之噬臍何及密曰君之所圖僕亦思之久矣誠爲上策但昏主尚在從兵猶衆我之所部並山東人既見未下洛陽何肯相隨西入諸將出於羣盜畱之各競離雄若然者殆將敗矣孝和曰誠如公言非所及也大軍既未可西出請間行觀隙密從之孝和與數十騎至陝縣山賊歸之者萬餘人密時兵鋒甚銳每入苑與官軍連戰會密爲流矢所中臥於營內後數日東都出兵擊之密衆大潰棄迴洛倉歸洛口孝和之衆聞密退各分散而去孝和輕騎歸密遣王世充率江淮勁卒五萬來討密密逆拒之戰不利柴孝和溺死於洛水密甚傷之世充營於洛西與密相拒百餘日武陽郡丞元寶藏黎陽賊帥李文相洹水賊帥張

昇清河賊帥趙君德平原賊帥郝孝德並歸於密其
襲破黎陽倉據之周法明舉江黃之地以附密齊郡
賊帥徐圓朗任城大俠徐師仁淮陽太守趙他等前
後款附以千百數翟讓所部王儒信勸讓為大冢宰
總統眾務以奪密權讓兄寬復謂讓曰天子止可自
作安得與人汝若不能作我當為之密聞其言有圖
讓之計會世充列陣而至讓出拒之為世充所擊退
者數百步密與單雄信等率精銳赴之世充敗走讓
欲乘勝進破其營會日暮密固止之明日讓與數百
人至密所欲為宴密具饌以待之其所將左右各
分令就食諸門並設備讓不之覺也密引讓入坐有
好弓出示讓遂令讓射讓引滿將發密遣壯士蔡建
自後斬之殞於牀下遂殺其兄寬及王儒信并其從
者亦有死焉讓所部將徐世勳為亂兵所斫中重瘡
密遠止之僅而得免單雄信等皆叩頭求哀密並釋
而慰諭之於是率左右數百人詣讓本管王伯當即
元直單雄信等入營告以殺讓之意眾無敢動者乃
令徐世勳單雄信王伯當分統其眾未幾世充夜襲
倉城密逆拒破之斬武賁郎將費青奴世充復移營
洛北南對鞏縣其後遂於洛水造浮橋悉眾以擊密
密與千騎拒之不利而退世充因薄其城下密簡銳
卒數百人分為三隊出擊之官軍稍却自相陷溺死
者數萬人武賁郎將楊威王辨霍世舉劉長恭梁德
重董智通等諸將率皆沒於陣世充僅而獲免不敢
還東都遂走河陽其夜雨雪尺餘眾隨之者死亡殆
盡密於是修金墉故城居之眾三十餘萬復來攻上
春門留守韋津出拒戰密擊敗之執津於陣其黨勸

密即尊號密不許及義師圍東都密出軍爭之交綬
而退俄而宇文化及殺逆率眾自江都北指黎陽兵
十餘萬密乃自率步騎二萬拒之會越王侗稱尊號
遣使者授密太尉尚書令東南道大行臺行軍元帥
魏國公令平化及然後入朝輔政密遣使報謝焉
化及與密相遇密知其軍少食利在急戰故不與交
鋒又遏其歸路使不得西密遣徐世勳守倉城化及
攻之不能下密與化及隔水而語密數之曰卿本匈奴
奴卑隸破野頭耳父兄子弟並受隋室厚恩富貴累
世至妻公主光榮隆顯舉朝莫二荷國士之遇者當
須國士報之豈容主上失德不能死諫反因眾叛躬
行殺虐誅及子孫傍立支庶擅自尊崇欲規篡奪汙
辱妃后枉害無辜不追諸葛瞻之忠誠乃為霍禹之
惡逆天地所不容人神所莫祐擁逼良善將欲何之
今若速來歸我尚可得全後嗣化及默然俯視良久
乃瞑目大言曰其你論相殺事何須作書語耶密謂
從者曰化及庸懦如此忿欲圖為帝王斯乃趨高聖
公之流吾當折杖驅之耳化及盛修攻具以逼黎陽
倉城密領輕騎五百馳赴之倉城兵又出相應焚其
攻具經夜火不滅密知化及糧且盡因偽與和以敵
其眾化及不之悟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饋之會密下
有人獲罪亡投化及具言密情化及大怒其食又盡
乃度永濟渠與密戰於董山之下自辰達酉密為流
矢所中頓於汲縣化及掠汲郡北趨魏縣其將陳智
略張董仁等所部兵歸於密者前後相繼初化及以
輜重留於東郡遣其所署刑部尚書王軌守之至是
軌舉郡降密以軌為滑州總管密引兵而西遣記室

恭軍李儉朝於東都執殺煬帝人于弘達以獻越王
侗侗以儉為司農少卿使之反命召密入朝密至溫
縣聞世充已殺元文都盧楚等乃歸金墉世充既得
擅權乃厚賜將士繕治器械人心漸銳然密兵少衣
世充乏食乃請交易密初難之元真等各求私利
遞來勸密密遂許焉初東都絕糧人歸密者日有數
百至此得食而降人益少密方悔而止密雖據倉無
府庫兵數戰不獲賞又厚撫初附之兵於是眾心漸
怨時遣元真守與洛倉元真起自微賤性又貪鄙
宇文溫疾之每謂密曰不殺元真公難未已密不答
而元真知之陰謀叛密楊慶聞而告密密固疑焉會
世充悉眾來決戰密謂王伯當守金墉自引精兵就
偃師北阻邛山以待之世充軍至令數百騎度御河
密遣裴行儼率眾逆之會日暮暫交而退行儼孫長
樂程競金等驍將十數人皆遇重瘡密甚惡之世充
夜潛濟師詰朝而陣密方覺之狼狽出戰於是敗績
與萬餘人馳向洛口世充夜圍偃師守將鄭頌為其
部下所翻以城降世充密將入洛口倉城元真已遣
人潛引世充矣密陰知之而不發其事因與眾謀待
世充之兵半濟洛水然後擊之及世充軍至密候騎
不時覺比將出戰世充軍悉已濟矣密自度不能支
引騎而遁元真竟以城降於世充密眾漸離將如黎
陽人或謂密曰殺翟讓之際徐世勳幾至於死今瘡
猶未復其心安可保乎密乃止時王伯當棄金墉保
河陽密以輕騎自武牢度河以歸之謂伯當曰兵敗
矣久苦諸君我今自刎請以謝眾眾皆泣莫能仰視
密復曰諸君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身雖媿無功

諸君必保富貴其府掾柳變對曰昔盆子歸漢尚食均輸明公與長安宗族有疇昔之遇雖不陪起義然而阻東都斷隋歸路使唐國不戰而據京師此亦公之功也咸曰然密遂歸大唐封邢國公拜光祿卿

唐書李密傳密字元遠一字法主其先遼東襄平人曾祖弼魏司徒賜姓徒何氏入周為太師魏國公祖暉邢國公父寬隋上柱國蒲山郡公遂家長安密趣解雄遠多策略散家貲養客禮賢不愛籍以蔭為左親衛府大都督東宮千牛備身領銳角方瞳子黑白

明澈煬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兒為誰曰蒲山公李寬子密帝曰此兒顧眄不常無人衛它日述諭密曰君世素貴當以才學顯何事三衛間哉密大喜謝病去感厲讀書問包愷在峨山往從之以蒲鶮乘牛挂漢書一帙角上行且讀越國公楊素適

見於道按轡躡其後曰何書生勤如此密識素下拜問所讀曰項羽傳因與語奇之歸謂于元感曰吾觀密識度非若等輩元感遂傾心結納嘗私謂密曰上多忌隋曆且不長中原有一日警公與我孰後先密曰決兩陣之勝噫鳴喞嗟足以警敵我不如公墜天

下英雄馭之使遠近歸屬公不如我大業九年元感舉兵黎陽遣人入關迎密密至謀曰今天子遠在遼左去幽州尚千里南限鉅海北阻強胡號令所通惟榆林一道爾若鼓而入薊直扼其喉高麗抗其前我乘其後不旬月齋糧竭舉麾召之眾可盡取然後傳檄而南天下定矣上計也關中四塞之地彼留守衛

文昇易人耳若徑行勿雷直保長安據函嶺東制諸夏是隋亡襟帶我勢萬全中計也若因近趣便先取

東都頓兵堅城下不可以勝負決下計也元感曰公之下計乃吾上策今百官家屬皆在洛當先取之以搖其心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密計不行元感至東都所戰必克自謂功在旦暮既獲內史舍人韋福嗣

遂任之故謀不專密福嗣恥見執策議皆持兩端密揣其二謂元感曰福嗣窮為我虜志在觀望公初舉大事姦人在側事必敗請斬以徇不從密謂所親曰元感好反而不圖勝吾屬虜矣福嗣果遁去會左武侯大將軍李子雄得罪傳送行在道殺使者奔元感

勸舉大號元感問密密曰昔張耳諫陳勝自王苟或止魏武求九錫皆見疑外今密將無類之乎然阿諛順旨非義士也且公雖屢勝而郡縣未有應者東都尚強救兵踵來公當率精甲身定關中奈何亟自帝元感笑而止及隋軍至元感曰策安決密曰元弘嗣

方戍隴右可陽言其反使迎我因引軍西從之至陝欲圍弘農宮密曰今給衆入關機在速而追兵踵我若前不得據險退無所守何以共先元感不聽雷攻三日不能拔引去至閿鄉追及而敗密竄行入關為

邏所獲與支黨護送帝所密謂衆曰吾等至行在且菹醢今尚可以計脫何為安就鼎鑊衆然之乃令出所有金示監使曰即死幸報德使者顧金禁漸弛益市酒飲笑譁守者懈密等遂夜亡去抵平原賊郝

孝德不見禮去之淮陽歲餓削木皮以食變姓名為劉智遠教授諸生自給鬱鬱不得志哀吟泣下人有告太守趙佗者佗捕之遁免往依媚雅雍丘令丘君

明轉匿大俠王季才家為吏逆捕復亡去時東郡賊翟讓聚黨萬人密因介其徒王伯當以策干讓曰今

主昏於上人怨於下銳兵盡之遼海和親絕於突厥南巡流連空棄關輔此實劉項挺與之會足下資豪傑士馬精勇指罪誅暴為天下先楊氏不足亡也讓

由是加禮遣說諸賊至輒下因為讓計曰今粟無見糧難以持久卒遇敵其亡無時不如取榮陽休兵館穀待士逸馬肥乃可與人爭利讓聽之遂破金隄關

須陀合兵討讓讓素憚須陀欲引去密曰須陀健而無謀且驍勝易驕吾為公破之讓不得已陣而待密率驍勇常何等二十人為游騎伏於丘莽間須陀素

輕讓引兵搏之讓少却伏發與游軍乘之遂殺須陀十三年讓分兵與密別為牙帳號蒲山公密持軍嚴雖盛夏號令士皆若負霜雪然戰得金寶盡散之繇

是人為用復說讓曰今羣豪競與公宜先天下攘除羣凶寧常割草問求活哉若直取與洛倉發粟以振窮之百萬之衆一朝可附霸王之業成矣讓曰僕

起故隴志不及此須君得倉更議之二月密以千人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拔與洛倉據之獲縣長柴

孝和開倉賑食衆繼屬至數十萬隋越王侗遣將劉長恭房則討密又令裴仁基統兵出成阜西密乃為十除跨洛水抗東西二軍令單雄信徐世勳王伯當

騎為左右翼自引麾下急擊長恭等破之東都震恐衆保太微城臺寺俱滿讓等乃推密為主建就魏公

城洛口周四十里居之命護軍將軍田茂廣造雲梯三百具以機發石為攻城械號將軍礮進逼東都燒上春門四月隋虎牢將裴仁基淮陽太守趙化降長白山賊孟讓以所部歸密以仁基為上柱國與讓率兵二萬襲回洛倉守之入都城掠居人火天津橋隋出軍乘之仁基等敗還保鞏司馬楊德方戰死密自督衆三萬破隋出軍於故城復得回洛倉俄而德韜死乃以鄭頌為左司馬鄭虔象右司馬諸賊帥黎陽李文相洹水張昇清河趙君德平原郝孝德皆歸密因襲取黎陽倉永安大族周法明舉江黃地附之齊郡賊徐圓朗任城大俠徐師仁來歸密令幕府移檄州縣列煬帝十罪天下震動護軍柴孝和說密曰秦地阻山帶河項背之亡漢得之王今公以仁基壁回洛翟讓保洛口公束鎧倍道趨長安百姓誰不郊迎是征而不戰也衆附兵強然後東向指搗豪傑天下廓清無事矣今遲之恐為人先密曰僕懷此久顧我部皆山東人今未下洛安肯與我借西且諸將皆羣盜不相統一敗則掃地矣遂止是時隋軍益出密負銳急與之礮中流矢臥營中隋軍乘之密衆潰棄倉守洛口高祖起師太原密自為主盟遣將軍張仁則致書於帝呼為兄請以步騎會河內帝覽書笑曰密陸梁不可折簡致之吾方定京師未能東略若不與是生一隋密適為吾守成拒東都兵使不得西更遣票將莫如密吾寧推順使驕其志我得雷撫關中大事濟矣令記室溫大雅作報書厚禮尊讓密大喜示其下曰唐公見推顧天下無可慮者遂專事隋九月遣將李士才將兵十二萬攻隋鷹揚郎將張珣河

陰舉之拘極焉不屈死齊方士徐鴻客上書勸密因士氣趨江都挾帝以令天下密異其言具幣邀之已亡去煬帝遣王世充選卒十萬擊密世充營洛西戰不利更陳洛北登山以望洛口密引度洛與世充戰密兵多騎與長槊而北薄山地隘騎進不得騁世充多短兵盾覆擊之密軍卻世充奔還師徒多喪孝和溺死洛水密哭之慟自是大小六十餘戰翟讓部將王儒信憚密威望勸讓自為大家宰總乘衆務收密權讓兄寬亦曰天子當自取何乃授人密聞之與鄭頌陰圖讓會世充兵又至讓出拒少退密馳助之戰石子河世充走明日高會黎士讓至密所密令房彥藻引其左右就別帳飲密出名弓示讓讓挽滿遣劍士蔡建從後擊之并殺其兄姪及儒信密馳入讓壁慰諭士無敢動者以徐世勳單雄信王伯當分統其兵隋將楊慶守榮陽因說下之世充夜襲倉城密伏甲殪其衆義寧二年世充復營洛北為浮梁絕水以戰密以千騎迎擊不勝世充進薄其壘密提敢死士數百邀之世充大潰士爭橋溺死者數萬洛水為不流殺大將六人獨世充脫會夜大雨雪士卒僵死且盡密乘銳拔偃師修金墉城居之有衆三十萬又與東都留守韋津戰上春門執津於陣將作大匠宇文愷子儒童河南雷守職方郎柳績河陽都尉獨孤武都河內郡丞柳燮皆降於是海岱江淮間爭響附寶建德朱粲楊士林孟海公徐圓朗盧祖尚周法明等悉上表勸進府官屬亦請之密曰東都未平且勿議五月越王侗稱帝六月宇文文化及擁兵十餘萬至黎

陽侗遣使授密大尉尚書令東南道大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令平化及而後入輔密受之乃引兵東追化及黎陽密知化及乏食利速戰乃持重以老其兵使徐世勳保黎陽倉化及攻不可下密與隔水陣遙謂化及曰公家本戎隸破野頭爾父子兄弟受隋恩至妻公主上有失德不能諫又虐弑之冒天下之惡今安往能即降尚全後嗣化及默然良久乃瞋目為鄙語辱密密顧左右曰此庸人圖為帝吾當折箠驅之乃以輕騎五百焚其攻具火終夜不滅密度化及糧盡乃偽與和化及喜使軍恣食既而密饋不至乃寤遂大戰山下密中矢頓汲縣堅壁化及勢窮掠汲郡趣魏縣其將陳智略張童仁等率所部兵歸密前後相踵初化及留輔重東郡遣所署刑部尚書王軌守之至是軌舉郡降密由是引而西遣使朝東都執弑逆人于弘達獻于侗侗召密入朝至溫聞世充殺元文都乃止遂歸金墉拘侗使不遣初密既殺翟讓心稍驕不卹士素無府庫財軍戰勝無所賜與又厚撫新集人心始離民食與洛倉者給授無檢至負取不勝委於道踐蹂狼戾密喜自謂足食司倉賈潤甫諫曰人國本食人天今百姓餓殍暴骨道路公雖受命然賴人之天以固國本而冀取不節赦庚之藏有時而餒粟竭人散胡仰而成功不聽徐世勳數規其違密內不意使出就屯故下苟且無固志初世充乏食密少帛請交相易難之邳元真好利陰勸密許焉後世充十飽降者益少密悔而止武德元年九月世充悉衆決戰先以騎數百度河密遣迎戰驍將十餘人皆被創返明日密留王伯當守金墉自引精兵

出偃師北阻邗山待之密議所便裴仁基曰世充悉
 勁兵來東都必虛請選衆二萬向洛世充必自拔歸
 我整軍徐還兵法所謂彼歸我出彼出我歸以疲之
 也密眩於衆不能用仁基擊地嘆曰公後必悔遂出
 兵陣世充陰索貌類密者使縛之既兩軍接埃霧
 塞世充軍江淮士出入若飛密兵心動世充督衆疾
 戰使索類密者過陣諜曰獲密矣士皆呼萬歲密軍
 亂遂潰裴仁基祖君彥皆爲世充所禽偃師劫鄭頊
 叛歸世充密提衆萬餘馳洛口將入城邗元真已輸
 款世充潛導其軍密知不發期世充度兵半洛水掩
 擊之候騎不時覺比出世充絕河矣即引騎遁武牢
 元真遂降衆稍散密將如黎陽或曰向殺翟讓世勳
 傷幾死瘡猶未平今可保乎時王伯當棄金墉屯河
 陽密輕騎歸之謂曰敗矣久苦諸君我今自刎以謝
 衆伯當抱密勳絕衆皆泣莫能仰視密復曰幸不相
 棄當共歸關中密雖無功諸君必富貴掾柳燮曰昔
 盆子歸漢尚食均輸公與唐同族雖不共起然遇隋
 歸路使無西故唐不戰而據京師亦公功也密又謂
 伯當曰將軍族重豈復與孤俱行哉伯當曰昔蕭何
 舉宗從漢今不昆季盡行以爲媿豈公一失利輕去
 就哉雖隕首穴胃所甘已左右感動遂來歸初密建
 號登壇疾風鼓其衣幾仆及即位狐鳴於旁惡之及
 將敗輦數有回風發於地激砂礫上屬天白日爲晦
 屯營羣鼠相銜尾西北度洛經月不絕及入關兵尚
 二萬高祖使迎勞冠蓋相望密大喜謂其徒曰吾所
 舉雖不就而恩結百姓山東連城數百以吾故當盡
 歸國功不減寶融豈不以台司處我及至拜光祿卿

封那國公殊怨望帝嘗呼之弟妻以表妹獨孤氏後
 禮寔薄執政者又求賄滋不平因朝會進食謂王伯
 當曰往往在洛口嘗欲以崔君賢爲光祿不意身自爲
 此未幾聞故所部將多不附世充者高祖詔密以本
 兵就黎陽招撫故部曲經略東都伯當以左武衛將
 軍爲密副馳驅東至稠桑驛有詔復召密密大懼謀
 叛伯當止之不從乃曰士立義不以存亡易慮公顧
 伯當厚願畢命以報今可同往死生以之然無益也
 乃簡驍勇數十人衣婦人服戴羃羅藏刀裙下詐爲
 家婢妾者入桃林傳舍須臾變服出據其城掠畜產
 趣南山而東馳告張善相以兵應己熊州副將盛彥
 師率步騎伏陸渾縣南邢公峴之下密兵度橫出擊
 斬之年三十七伯當俱死傳首京師時徐世勳尚爲
 密保黎陽帝遣使持密首往招世勳世勳表請收葬
 諒歸其尸乃發喪具威儀三軍縞素以君禮葬黎陽
 山西南五里墳高七仞密素得士哭多嘔血者邗元
 真之降也世充以爲行臺僕射鎮滑州密故將杜才
 幹恨其背密僞以兵歸之斬取其首祭密冢己乃歸
 國

壺關錄李密字元邃遼西人也本姓屠祖儻仕後魏
 爲東城令爲讎人陳渾切齒懼執改姓李氏南奔歸
 宋宋孝文用之爲直閣吏後出爲安固令種子道平
 仕累朝議郎隨沈慶之出牧江揚道平子遇仙在任
 爲司州鞏縣令爲魏所虜北歸魏爲交城尉轉司車
 掾入京後轉征戎將軍遇仙子曜爲周太保轉官至
 魏國公刑部尚書未幾卒子暉年三十二轉資襲父
 爵後轉范陽侯暉子寬上柱國蒲山公知名當代寬

死而密起焉晉楊元感將反密爲畫三策元感用密
 下策據黎陽反元感敗走自殺盡獲李密等行至魏
 郡逃去後依翟讓自反魏號國公令祖君彥作書布
 告天下書曰大魏永平元年四月二十七日魏公府
 上國公元帥府左長史邗元真大將軍左司馬楊德
 芳等布告天下人倫衣冠士庶等自元氣肇開厥初
 生民暨之帝王以爲司牧是以義農軒項之后堯舜
 禹湯之君靡不祇畏上元愛育黎庶乾乾終日翼翼
 小心馭朽索而同危履薄冰而爲懼故一物失所若
 納溝而媿之一夫有罪遂下車而泣之謙德軫於責
 躬憂勞切於責己溥天之下率土之濱蟠木距於流
 沙瀚海窮於丹穴莫不鼓腹擊壤擊井耕田致政昇
 平驅民仁壽是以愛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用能享
 國多年祚延長葉未有暴虐臨人克終天位者也隋
 氏往因周末豫奉綴衣狐媚而圖聖賢篋篋以取神
 器續成負袞狼虎其心始噎明雨之暉便千少陽之
 位先皇大漸待疾禁中遂爲梟獍便行鳩毒禍深於
 莒僕酷戮於商臣天地之所不容人神之所嗟憤加
 以州吁安忍關伯日尋劍閣所以懷兇晉陽於焉起
 亂殉人爲樂淫刑斯逞夫九族旣睦唐帝聞其欽明
 百代本支文王表其光大况乃墮壞磐石勳絕維城
 臂亡齒寒奚止虞號欲求長久其可得乎其罪一也
 禽獸之行在於聚麀人倫之禮別於內外而簡陵公
 主逼幸告終誰謂駘手之賢翻見齊襄之恥於先皇
 嬪御並進銀鑲諸皇子女咸貯金屋牝鷄鳴於詰且
 雌雉恣其干飛和服戲陳侯之縣穹廬同曠頓之寢
 爵賞之出女謁遂成公卿宣淫無復綱紀其罪二也

平章百姓一日萬幾未曉求衣晨日方食是以大禹不貴於尺璧光武無隔於本支體此股憂深慮幽枉而荒航於酒色俾晝作夜式號且呼甘嗜聲伎常居窟室每藉糟丘朝廷罕見其身羣臣希覩其面斷決自邇不行敷奏於焉停擁中山千日之酒醑酊無知襄陽三雅之孟留連詎化又廣召良家充選宮掖潛爲九市親駕六驥自比商人見邀逆旅殷紂之譏爲小漢靈之罪更輕內外驚心遐邇失望其罪三也上棟下宇著在易爻茅茨采椽陳諸史籍聖人本意唯蔽風雨詎待金玉之華須絳錦繡之麗故瓊臺雲構商辛以之滅亡阿房崛起秦政以之覆覆而不遵古典不念前書廣立池臺多爲宮觀金鋪玉戶青瑣丹墀蔽虧日月隔閼寒暑窮生人之筋力罄天下之資財使鬼尚難爲之勞人固其不可其罪四也公田所徵不過十畝人力所供纔止三日是以輕徭薄賦不奪農時寧積於人無藏府庫而科稅繁弊不知已極猛火屢殘漏卮難滿頭會箕筵逆折十年之租杼軸其空日有萬金之費父不保其赤子夫乃乘於糟糠萬戶則城郭空虛千里則煙火斷絕西蜀王孫之室翻爲原憲之貧東海糜竺之家俄成鄧通之鬼其罪五也古先哲王卜征巡狩唐虞五載周則一紀本欲親問疾苦觀省風謠乃復廣積薪芻多聚饑饉年年歷覽處處登臨從臣疲弊供畜辛苦而飄風凍雨聊竊比於先駟車轍馬跡遂周行於天下秦皇之心未已周穆之意難窮宴西王母以歌雲浮東海而觀日家苦納秬之勤人阻來蘇之望且天子有道守在海外夷不亂華在德非險長城之役戰國所爲乃是狙

詐之風非開稽古之法而乃追迹前代版築更興廣立基址延袤萬里骸骨蔽野流血成川積怨比於丘山號哭動於天地其罪六也遼水之東朝鮮之地禹貢以爲荒服周王棄而不臣以羈縻達其聲教荷欲愛人非求拓土強弩末矢理無穿於魯縞衝風餘力詎可動於鴻毛石田得而無堪難助乘而有用恃衆怙彊窮兵黷武惟在吞并不思長策兵猶火也不戢自焚遂使億兆夷陵隻輪莫返夫差喪國實爲黃池之盟符堅滅身長由壽陽之役欲捕鳴蟬於前不知挾彈於後復失相顧鬚髮成行義夫切齒壯士扼腕其罪七也正言啓沃王臣匪躬唯木從繩若金須礪唐堯建鼓思聞獻替之音夏禹懸帑待聽箴規之美而懷諫違卜妬賢嫉能直士正人皆由屠戮左僕射上柱國齊國公高頌上柱國宋國公賀若弼或文昌上相或細柳功臣暫吐良藥之言翻加錮鏤之賜龍逢無罪遂遭夏桀之誅王子何辜乃被商辛之戮致令君子結舌賢人鉗口指白日而比盛射蒼天而敢欺不悟國之將亡不知老之將至其罪八也設官分職貴在銓衡察獄問刑無開販鬻而錢神起論銅臭爲功梁冀愛金屋之蛇孟佗薦蒲萄之酒遂使彝倫攸斃政以賄成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積薪居上同汲黯之言囊錢不如聞趙壹之賦其罪九也宣尼有言無信不立用命賞祖義豈食言自昏主嗣位每歲駕幸南北巡遊東西征伐至於詒費蹄躡東都固守閔鄉野戰雁門解圍自外征夫不可勝紀立功動須酬官爵而志懷翻覆言行浮詭臨危則動賞懸授剗定則絲綸不行異商鞅之齊金同項羽之刻印芳餌

之下必有懸魚惜其重賞求人死力走丸逆坂譬此非難凡百驍雄誰不讎念至於匹夫蕞爾宿諾不虧况在乘輿二三其說其罪十也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况四維不張三靈靡萃無小無大共識殷亡愚婦愚夫咸知項滅罄南山之竹書罪未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是以窮奇災於上國徂倫暴於中原三河縱封豕之貪四海被長蛇之毒百姓殲亡殆無遺類十分爲計纔一而已蒼生懷慄同憂祀國之崩亦縣噉噉俱恐歷陽之陷且國祚將改必有常期六百殷喪之符三十姬終之數故識籙皆云隋氏三十六而滅此則厭德之象以彰代終之兆先見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况乃攬槍竟天申繡謂之除舊歲星入井甘公以爲義典兼朱雀門燒正陽日蝕狐鳴鬼哭川竭山崩並是宗廟丘墟之妖荆棘掖庭之事夏氏則灾釁非多殷人則咎徵更少牽牛入漢方知大亂之期王良策馬始驗兵車之會今者順人將革奉天弗違大誓孟津陳盟景亳三千列國七百諸侯不謀以同詞不召而自至轟轟隱隱如霆如雷虎咆而谷風生應龍驤而景雲起我魏公聰明神武齊聖廣淵總七德而在躬包九功而挺秀周太保魏國公之孫上柱國蒲山公之子家傳盛德武王承季歷之基地啓元勳世祖嗣蕭王之業禹生白水月角之相便彰載誕丹陵天保之文斯著加以姓符圖錄名協歌謠六合所以歸心三靈所以改卜文王厄於羗里赤雀方來高祖隱於碭山彤雲自起兵誅不道赤伏自長安鋒刃難當黃星出於梁宋九五龍飛之始大人豹變之秋歷試諸艱大敵彌勇上柱國司徒東郡公翟讓

功宜締構翼贊經綸伊尹之佐成湯蕭何之輔高帝上柱國總管歷城公孟讓上柱國左武侯大將軍單雄信上柱國右武侯大將軍徐勣上柱國大將軍鄧元真絳郡公裴行儼等並運籌千里勇冠三軍擊劍則截蛟斷鼉彎弧則吟猿落馬韓彭絳灌成沛公之基寇賈吳馮奉蕭王之業復有蒙輪挾軸之士拔距投石之夫冀馬追風吳戈照日魏公屬當斯運救此億兆躬振甲冑跋涉山川櫛風沐雨豈辭勞倦遂與西伯之師將問南巢之罪百萬成旅四七為名呼吸則江河絕流叱咤則嵩華自拔以此攻城何城不剋以此擊陣何陣不摧譬猶瀉滄海而灌殘燹舉崑崙而壓小阜鼓行而進百道俱前以四月二十一日屆於東朝而昏文武畱守段達韋津皇甫無逸等昆吾惡念飛廉姦佞尚迷天數敢拒義師驅率醜徒聚有十萬自迴洛倉北遂來舉斧於是熊羆角逐獵豹爭先因其倒戈之心乘我破竹之勢會未旋踵瓦解冰銷坑卒則長平未多積甲則熊耳為少達等助策為虐嬰城自固梯衝亂舉徒設九拒之謀斗角將鳴空憑百樓之險燕巢衛幕魚遊宋池殄滅之期匪伊朝夕與洛武牢國家儲積並我先據為日久矣又得回洛復取黎陽天下倉糧盡非隋有四海赴義萬里如雲足食足兵無前無敵裴光祿仁基雄才上將受賑專征遐邇攸歸安危是托識機知變遷虞事夏袁謙擒於藍水須臾獲在滎陽實慶戰沒於淮南郭詢授首於河北隋之亡沒料可知矣清河公房彥藻近持戒律略地東南師之所臨風行電激安陸汝南隋機蕩定淮安濟陽俄然送款徐圓朗已平魯郡孟海公

又破濟陰於是海內驍雄咸來嚮應封人贖取長平之境郝孝德據黎陽之倉李士林虎視於民平王湘仁鷹揚於上黨劉興祖起於北朔崔白駒在於潁川各擁數萬之兵俱期牧野之會滄溟之右函谷之東牛酒獻於軍前壺漿盈於道左諸公等並衣冠華胄杞梓良材神歆靈澤之秋裂地封侯之始豹變鶻起今也其時龍鳴鼉應見機而作宜加鳩率子弟共建功名耿弇之赴光武蕭何之奉高帝功名金章紫綬軒蓋珠輪富貴已重當年珪組仍傳後葉豈不盛哉若隋代官人同夫桀大尚私王莽之恩仍懷刷贖之祿審配死於袁氏不如張郃歸曹范增困於項王未若陳平從漢魏公推以赤心當加好爵擇木而處幸不自疑猛虎猶豫舟中敵國風沙之人共縛其主彭寵之漢自殺其君高官上賞即以相援如暗於成事守迷不返崑山縱火玉石俱焚仗義墮膺悔將何及黃河如帶明余旦旦之言皎日麗天知我勤勤之意布告天下咸使聞知祖君彥范陽人齊僕射孝徵第六子博學強記下筆成文瞻遠之甚聲馳海內吏部侍郎薛道衡嘗薦之於隋文帝帝曰豈非歌殺斛律明月人兒耶煬帝嗣位尤忌知名遂依常調為東郡書佐校宿城令稱為祖宿城自負其才常鬱鬱思亂及李密用為元帥府將長史記室參軍恨被隋朝擯棄所以縱筆直言唐高祖屯兵壽陽號五十萬遣仁則齋書至密負其強自為盟主密作書報曰頃者皇綱失統人神離擾運窮陽九數終百六四海業業常懷逐鹿之心百姓嗷嗷家有瞻烏之望故炎帝衰則軒轅出夏癸亂而成湯起尚勤二十七位終勞五

十二戰大極橫流重安區域及周之季世七雄並據漢之末年三分鼎峙雖由天時亦由人事自大業昏凶年逾一紀牝雞司晨飛虎擇肉遊略莫返終傷五子之歌宮室奢侈寧止百金之費加以巡幸靡極役用無窮筋力盡於征伐賦稅窮於其斂夫行妻寡父出子孤溝壑如亂麻之多大陵有積屍之氣沉雄圖早著壯志遠聞曰武安之用兵張文成之運策遂能見機而作觀釁而動奮臂謁起拂衣豹變是知一繩所繫寧維大樹之顛阿膠欲投未止黃河之濁昔項伯亂楚微子去殷非夫明哲豈能及此與兄派流雖異根系本同俱稟鳳喙之風共成龍德之後實願未作維城長為磐石自惟虛薄幸藉時來為內英雄共推盟主銳師百萬為旅上將四七成羣牛馬谷量羅紘山積開鉅橋之粟種負攸歸發救倉之米人夫斯賚故能長淮之北滄海以西莫不筐厥元黃爭獻牛酒轟轟隱隱如霆如雷滅周者九鼎知輕亡秦者三戶云眾況晉陽之城表裏山川共為唇齒天下誰敵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燒商辛於牧野豈不偉哉豈不休哉願追步騎數千次於河內聽待至日即欲會盟當時面奉光儀親論進止東都江都消息來去具知動靜今涼風已屆大火將流戎略務殷唯宜動息今脫蒙親降玉趾側聽金聲雲霧既披適願無已唐公得書大笑曰李密陸機放肆不可以折簡致之吾方安輯西京未遑東伐既欲拒絕便是更生一秦宜優待之使其遷善記室承指報密曰頃者崑山火烈海水羣飛赤縣丘墟黔黎塗炭布衣戍卒鋤耨荆棘爭帝圖王孤鳴蓋起翼翼京洛強

穹圍城懸應周原僵屍滿路昭王南巡汎膠船而忘
返兇奴北盛將放髮於伊川輦上無虞羣下能舌大
盜移國莫之敢指吾雖庸劣幸承絳綬出爲八使入
典八屯雖云位末爲高足成非賤素食當職僂俛切
榮從容平勃之間誰云不可但顛而不扶通賢所責
主憂臣辱物議徒然等袁安之流涕極賈生之痛哭
所以仗旗投袂大會義兵援撫河朔親和番塞兵陳
天下志在尊隋以弟見機而作一日千里雞鳴起舞
豹變先鞭啓宇當塗幸來中土兵臨郊廓將觀周鼎
屯營敖庚酷似漢王前遣簡書屈爲辱齒今來辱旨
莫我肯顧天生蒸庶必有司牧當今爲牧非子而誰
老夫年逾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冀
早膺圖籙以寧億兆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
斯榮足矣燈商辛於牧野所不忍言執于嬰於咸陽
非敢聞命汾晉左右尚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期
今日鑿與南幸恐同末嘉之執顧此中原鞠爲茂草
典言感嘆實疚予懷未面虛襟用增勞軫名利之地
鋒鏑縱橫探懷重堂勉茲鴻業誠大雅之詞也密得
書大喜自是信使頻遣往來有道士徐鴻客上經天
緯地策一篇於密軍旅揮霍失其本文題其封曰大
衆雖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以成功勸密乘進
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詣江都執取獨夫
號今天下密雖未遑遠略心異其言以書招之曰齊
州長史至得所上奇策一篇理智優長文采密麗覽
而味之佳甌無已夫天地閉賢人隱小微光處士見
故崆峒之上軒轅問於廣成汾水之陽唐帝從於缺
齧是知肥遯爲美齊物幽歸雅度與蘭杜俱芳高風

共雲霞並等孤門承世胃地籍餘緒平生大志豈圖
富貴只爲時逢版蕩代屬艱虞厭海水之羣飛憫蒼
生之塗炭便與二三人傑百萬武旅欲受降於軼道
將問罪於商郊未遇元女已思黃石詎有啓沃謀猷
彌成籍鈴者也百戰百勝之奇七縱七擒之略每求
符筮實勞夢想先師學究本源荀苞奇政八風五星
之候玉壺金匱之形莫不洞曉於心若指諸掌今龍
戰於野鶴翔寥廓或出或處且變且更濡足授首是
曰仁人除暴靜亂方稱君子贊我興運今也其時師
宜躡屣擔簦用虞卿之樵披裘輟輟襲婁敬之風引
領瞻望拂席相待運聽鄙生之談方聞左車之說桂
樹山幽歲云暮矣桃花源遠想見其人冬首薄寒比
如宜也想攝養有方當無勞慮庶不違千里早赴六
軍孤已勅彼州令以襍相送冀面非遙遺此不多及
書送鴻客晦昧林野莫知所之字文化及弑煬帝於
江都唐高祖始即位改元江都因問至東都越王侗
即位李密使房彥藻詐云密欲降隋隨慮羣臣異議
者越王乃授密太尉尚書令兼征討諸校事詔曰我
大隋之有天下於茲三十八載高祖文皇帝聖略神
功載造區夏世祖明皇帝則天法祖混一華戎東暨
蟠桃西通細柳前踰丹後越幽都日月之所照風
雨之所至圓首方足稟氣食毛莫不盡入提封皆爲
臣妾加以寶服畢集祥瑞咸臻作樂制禮移風易俗
知周寰海萬物咸受其賜道濟天下百姓用而不知
往因歷試統臨南服自居迴極順茲望幸所以往歲
省方展禮賜親停鸞駐蹕安駕清道八屯如昔七華
不移豈意覺起非常退於軒階事生不意延及冕旒

奉諱之日五情頓潰攀號荼毒不能自勝且聞之自
古哲王有此逮劓賊臣逆子何代無之且如字文化
及世傳庸器其父述往屬時來早露厚遇賜以婚媾
置之公輔位過九命祿重天下禮極人臣居榮世表
徒承海嶽之恩未有涓塵之益化及以此下材夙蒙
顧盼出入內外奉望階堦昔陪蕃國統領茶衛從昇
聖祚位列九卿但性本兇狠恣甚貪穢或納交惡黨
或侵掠貨財事重刑篇狀盈獄簡在上不遺簪履思
加草萊應至死辜每蒙恕免三經除解尋復本職再
徙邊裔尋卽追還生成之恩昊天罔極獎擢之義人
間稀有化及梟獍爲心鳥獸不若縱毒興禍傾覆行
宮諸王兄弟一時殘酷暴於行路口不忍言有扈之
在夏時^字二之於周代痛辱之極亦未爲過朕所以
殞首崩心飲胆食血瞻天視地無處容身今公卿士
庶羣寮百辟咸以大寶鴻名不可顛墜元兇巨猾須
早夷滅翼戴朕躬嗣守寶位願惟寡薄志在靖復今
者離鞠衰而乘旄鉞釋衰麻而擐甲冑含冤誓衆忍
泪與兵指日過征以平大盜且化及僞立秦王之子
幽邊羈縻囚挾其身自稱霸王專權擬於九五履踐
禁御據有宮闕昂首揚眉初無慙色衣冠朝士外懼
兇威志士誠臣內皆憤怨以我義師順彼天道象夷
醜族匪夕伊朝太尉尚書令魏國公丹誠內發龍略
外舉率勤王之師討遠天之逆貔虎爭先熊羆競進
金鼓震響若火焚毛鋒刃縱橫似湯沃雪魏公志在
康濟投袂前驅朕親御六軍星言繼軌以此衆戰遂
斯須舉壁山可以破射石可以穿况賊擁此人徒皆
有離德京師傳衛皆憶家鄉江左淳黎南思邦邑比

來表疏絡繹人信相尋若王師一臨舊章慚親自皆卸甲倒戈冰銷鳥散且聞化及自恣天奪其心妄戮不辜誦辱人事莫不道路以目號天踴地朕今復讎雪恥梟斬者一人拯溺救焚所冀者士庶凡因從駕在賊所者一從原宥罪悉不論已詔魏公掃平之日縱授賊官明非本意忽因請計為賊苦戰前自投赴官軍者量加爵賞表其誠節朕忝即大位克在進賢比來擢引勳舊皆縻好爵其趨駕朝士雖未至東朝皆遙授官職不為異等父子兄弟咸亦引擢內外朝集冕衣官品祿廩賜物准例給之務在哀矜俾無困乏惟望天監孔殷祐我宗社德兆感化俱會朕心最戮元兇策勳飲至四海交泰稱朕意焉其兵衛戎機總取魏公節度慮楚之詞也越王仍別與密書以伸厚意皇帝敢問太尉尚書令東道行軍元帥上柱國魏國公司農卿李儉等至覽表具之公以厚地鴻材冠冕當世連城重價領袖一時加以博學令聞雄才上略縉紳攸仰雅俗傾心朕昔居藩邸久相欽尚眷言敬愛載勞夢想常恨以事塗之情未遂神交之望鬱結何似今屬王室不造賊臣作難南征不反蒼梧未歸雖地承丕緒應此盟命泣血冕旒之下飲胆宮闕之中公孝義為心聞於遠邇仁恕待物形於內外且卿相門克昌日久高祖撫運之年明聖在蕃之日非為義合實亦家通今公智足匡時威足夷難奮高世之略勤勤王之師經綸國家雪復讎恥此是公之任也更俟何人前度公此懷必可暗寄故馳遺尺一聊布腹心忽得今表事若符契詞高理至義重情深執對循環以悲以慰昔韓信之道合漢南實融之功

成河右以古譬今萬分非一今日以前咸共刷蕩使至已後彼此通懷七政之重行公匡弼九伐之利委公指麾皇靈在上幽祇在下福謙禍盈天地常數公率義眾剪戮兇醜朕與天下共賞之字文化及滔天構逆傾覆履朕與天下共誅之且聞元兇初謀誑惑內外及行大逆殘忍極理文偽霸相據有宮闈文武官大夫凡有所職心痛鼻酸聲徹天壤今公率有名之師接無妄之衆殲山壓卵覆海滅燄不俟終日元功早建朕以赤心委公公以素懷付朕魚水一合金石不移即是韓彭更生伊周再出欲公存心攜揖以效古人而古往今來彼何人也道高者不以俗務為累德厚者不以名實為心公運此謀猷除彼喪亂匪躬之節出於世表豈以各秩而挂雅懷但功高茂實義弘往策屈已從務亦達者之心故有今授恩禮之耳既彼此義合蠲類家公所授官秩悉依前定承制封拜事有舊章任公便宜量加除授必若頒行詔勅待報即送告身務在機權勿為形迹知摧破凶徒已遂意於洪達今起覺之黨擒獲送身非直朕之甘心亦甚表公深意臯類才奮命延辱刻待公東行事畢返旆西討尅復關河翹足可待司農卿李儉等既將君意遠來非無勞役所以並據授官以答來覲總戎之心去此稱遙東望風煙情深為據秋首猶熱夙夜務殷念保千金慰茲延望隱若敵國非獨往賢今與公合圖亦是幽明注意公其勉之嗣天心也故遣銀青光祿大夫大理卿張權等指宣往意權至密北面就臣位拜授詔勅密至充戰敗歸長安皇朝拜上柱國光祿卿邢國公以表妹獨孤氏妻之獻策勅其

舊兵歸鎮東土高祖許之乃行帝悔勅詔密歸朝迴到桃林反叛時史寶藏為熊州留守遣將軍劉善武討之密敗死密妻獨孤氏為周宗
唐書單雄信傳雄信曹州濟陰人與翟讓友善能馬上用槍密軍中號飛將偃師敗降世充為大將秦王圍東都雄信拒戰槍幾及王徐世勣呵之曰秦王也遂退後東都平斬洛洛上
祖君彥傳君彥齊僕射孝徵子博學強記屬辭瞻速薛道衡嘗薦之隋文帝帝曰是非殺解律明月人見耶朕無用之煬帝立尤忌知名士遂調東都書佐檢校宿城令世謂祖宿城負其才常鬱鬱思亂及為密草檄乃深斥主關密敗世充見之曰汝為賊罵國足未君彥曰距客可使刺由但愧不至耳世充令撲之既困臥樹下世充已自欲盜隋中梅命醫許惠昭往視之欲其蘇郎將王拔柱曰弄筆生有餘罪乃感其心即死戮尸於偃師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詳刑典

第一百二卷目錄

盜賊部雜傳六

隋

裴仁基

司馬德戡

投達

唐

竇建德

李軌

高開道

徐圓朗

輔公祏

李子通

林士弘

梁師都

宇文化及

裴虔通

王充

薛舉 仁果

劉武周

劉黑闥

蕭銑

沈法興

朱粲

張善安

劉季真

詳刑典第一百二卷

盜賊部雜傳六

隋

隋書裴仁基傳河東裴仁基字德本祖伯鳳周汾州刺史父定上儀同仁基少驍武便弓馬開皇初為親衛平陳之役先登陷陣拜儀同賜物千段以本官領漢王諒府親信煬帝嗣位諒舉兵作亂仁基苦諫諒大怒囚之於獄及諒敗帝嘉之超拜護軍數歲改授武賁郎將從將軍李景討叛蠻向思多於黔安以功

進位銀青光祿大夫賜奴婢百口絹五百匹擊吐谷渾於張掖破之加授金紫光祿大夫斬獲寇掠鞬鞞拜左光祿大夫從征高麗進位光祿大夫帝幸江都李密據洛口令仁基為河南道討捕大使據武牢以拒密及榮陽通守張須陁為密所殺仁基悉收其衆每與密戰多所斬獲時隋大亂有功者不錄仁基見強寇在前士卒勞敝所得軍資即用分賞監軍御史蕭懷靜每抑止之衆咸怨怒懷靜又陰持仁基長短欲有所奏劾仁基懼遂殺懷靜以其衆歸密密以為河東郡公其子行儼驍勇善戰密復以為絳郡公甚相委昵王世充以東都食盡悉衆詣偃師與密決戰密問計於諸將仁基對曰世充盡銳而至洛下必虛可分兵守其要路令不得東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充却還我且按甲世充重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此有餘力彼勞奔命兵法所謂彼出我歸彼歸我出數戰以疲之多方以誤之者也密曰公知其一不知其二東都兵馬有三不可當器械精一也決計而來二也食盡求關三也我按甲蓄力以觀其敝彼求關不得欲走無路不過十日世充之首可懸於麾下單雄信等諸將輕世充皆請戰仁基苦爭不得密難違諸將之言戰遂大敗仁基為世充所虜世充以其父子並驍銳深禮之以兄女妻行儼及偁尊號署仁基為禮部尚書行儼為左輔大將軍行儼每有攻戰所當皆披靡號為萬人敵世充憚其威名頗加猜防仁基知其意不自安遂與世充所署尚書左丞宇文儒童尚食直長陳謙祕書丞崔德本等謀反令陳謙於上食之際持匕首以劫世充行儼以兵應於

階下指麾事定然後出越王侗以輔之事臨發將軍張童仁知其謀而告之俱為世充所殺
宇文化及傳化及左翊衛大將軍述之子也性兇險不循法度好乘肥挾彈馳騫道中由是長安謂之輕薄公子煬帝為太子時常領千牛出入臥內累遷至太子僕數以受納貨賄再三免官太子雙昵之俄而復職又以其弟士及尚南陽公主化及由此益驕處公卿間言辭不遜多所陵轢見人子女狗馬珍玩必請託求之常與屠販者遊以規其利煬帝即位拜太僕少卿益持舊思貪冒尤甚大業初煬帝幸榆林化及與弟智及連禁與突厥交市帝大怒囚之數月還至青門外欲斬之而後入城解衣辮髮以公主故久之乃釋并智及並賜逆為奴逆薨後煬帝追憶之遂起化及為右屯衛將軍智及為將作少監是時李密據洛口煬帝懼留淮左不敢還都從駕驍果多關中人久客羈旅見帝無西意謀欲叛歸時武賁郎將司馬德戡總領驍果屯於東城風聞兵士欲叛未之審遣校尉元武達陰問驍果知其情因謀構逆其所善武賁郎將元禮直開裴虔通互相扇惑曰今聞陛下欲築官丹陽勢不還矣所部驍果莫不思歸人人稱語並謀逃去我欲言之陛下性忌惡聞兵走即恐先事見誅今知而不言其後事發又當族滅我矣進退為戮將如之何虔通曰上實爾誠為公憂之德戡謂兩人曰我聞關中陷後李孝常以華陰叛陛下收其二弟將盡殺之吾等家屬在西安得無此慮也虔通曰我子弟已壯誠不自保正恐日暮及誅計無所出德戡曰同相愛當共為計取驍果若走可與俱去虔

通等曰誠如公言求生之計無以易此因遞相招誘又轉告內史舍人元敏鷹揚郎將孟彥符璽郎李覆牛方裕直長許弘仁薛良城門郎唐奉義醫正張愷等日夜聚博約為刎頸之交情相款昵言無迴避於座中輒論叛計並相然許時李孝實在禁令曉果守之中外交通所謀益急趙行樞者樂人之子家產巨萬先交智及勳侍楊士覽者宇文燁二人同告智及智及素狂悖聞之喜即共見德戡期以二月十五日舉兵同叛劫十二衛武馬虜掠居人財物結黨西歸智及曰不然當今天實喪隋英雄並起同心叛者已數萬人因行大事此帝王業也德戡然之行樞薛良請以化及為主相約既定方告化及化及性本驚怯初聞大懼色動流汗久之乃定義寧二年二月一日德戡欲宣言告眾恐以人心未一更思誦詐以脅曉果謂許弘仁張愷曰君是良醫國家任使出言惑眾眾必信君可入備身府告讖者言陛下聞說曉果欲叛多醞毒酒因享會盡鳩殺之獨與南人雷此弘仁等宣布此言曉果聞之遞相告語謀叛逾急德戡知計既行遂以十日總召故人論以所為眾皆伏曰唯將軍命其夜奉義主閉城門乃與度通相知諸門皆不下鑰至夜二更德戡於東城內集兵得數萬人舉火與城外相應帝聞有聲問是何事度通偽曰草坊被燒外人救火故誼暮耳中外隔絕帝以為然孟彥智及於城外得千餘人劫候衛武賈馮普樂共布兵分捉郭下街巷至五更中德戡授度通兵以換諸門衛士度通因自開門領數百騎至成象殿殺將軍獨孤盛武賈郎將元禮遂引兵進宿衛者皆走度通進

兵排左閣馳入末巷問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方指云在西閣從往執帝帝謂度通曰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反度通曰臣不敢反但將士思歸奉陛下還京師耳帝曰與汝歸度通因勒兵守之至旦孟彥以甲騎迎化及化及未知事果戰慄不能言人有來謁之者但低頭據鞍答云罪過時士及在公主第弗之知也智及遣家僮莊桃樹就第殺之桃樹不忍執詣智及久之乃見釋化及至城門德戡迎謁引入朝堂號為丞相令將帝出江都門以示羣賊因復將入遣令孤行達弒帝於宮中又執朝臣不同己者數十人及諸外戚無少長害之唯留秦孝王子浩立以為帝十餘月奪江都人舟楫從水路西歸至顯福宮宿公麥孟才折衝郎將沈光等謀擊化及反為所害化及於是入據六宮其自奉養一如煬帝故事每於帳中南面端坐人有白事者嘿然不對下牙時方收取啓狀共奉義方裕良愷等參決之行至徐州水路不通復奪人車牛得二千兩並載宮人珍寶其戈甲戎器悉令軍士負之道遠疲極三軍始怨德戡失望竊謂行樞曰君大謬誤我當今撥亂必藉英賢化及庸暗草小在側事將必敗當若之何行樞曰在我等爾廢之何難因共李本宇文導師尹正卿等謀以後軍萬餘兵襲殺化及更立德戡為王弘仁知之密告化及盡收捕德戡及其支黨十餘人皆殺之引兵向東郡通守王軌以城降之元文都推越王侗為主拜李密為太尉令擊化及密遣徐勣據黎陽倉化及度河保黎陽縣分兵圍勣密壁清淇與勣以烽火相應化及每攻倉密輒引兵救之化及數戰不利其將軍于弘達為

密所擒送於侗所饒烹之化及糧盡度未濟渠與密決戰於童山遂入汲郡求軍糧又遣使拷掠東部吏民以責米粟王軌怨之以城歸於李密化及大懼自汲郡將率眾圖以北諸州其將陳智略率嶺南驍果萬餘人張童兒率江東驍果數千人皆叛歸李密化及尚有眾二萬北走魏縣張愷等與其將陳伯謀去之事覺為化及所殺腹心稍盡兵勢日蹙兄弟更無佗計但相聚酣宴奏女樂醉後因尤智及曰我初不知由汝為計強來立我今所向無成士馬日散負殺主之名天下所不納今者滅族豈不由汝乎持其兩子而泣智及怒曰事捷之日都不賜尤及其將敗乃欲歸罪何不殺我以降建德兄弟數相關閱言無長幼醒而投飲以此為恆其眾多亡自知必敗化及歎曰人生故當死豈不一日為帝乎於是鳩殺浩偕皇帝位於魏縣國號許建元為天壽署置百官攻元寶藏於魏州四旬不克反為所敗亡失千餘人乃東北趣聊城將招攜海曲諸賊時遣士及徇濟北求餽餉大唐遣淮安王神通安撫山東并招化及化及不從神通進兵圍之十餘日不克而退竇建德悉眾攻之先是齊州賊帥王薄聞其多寶物詐來投附化及信之與其居守至是薄引建德入城生禽化及悉虜其眾先執智及元武達孟彥楊士覽許弘仁皆斬之乃以轎車載化及之河間數以殺君之罪并二子承基承趾皆斬之傳首於突厥義成公主舅於虜庭士及自濟北西歸長安智及幼頑凶好與人羣鬪所共遊處皆不逞之徒相聚鬪雜智放鷹狗初以父功賜爵濮陽郡公蒸淫醜穢無所不為其妻長孫姑而告述

述雖為隱而大忿之繼芥之誓必加鞭箠第士及侍
尚主又輕忽之唯化及每事營護父再三欲殺輒救
免之由是頗相親昵遂勸化及遣人入蕃私為交易
事發當誅述獨證智及罪惡而為化及請命帝因兩
釋述將死抗表言其凶勃必且破家帝後思述授智
及將作少監其江都弒逆之事智及之謀也化及為
丞相以為左僕射領十二衛大將軍化及偕號封齊
王竇建德破聊城獲而斬之并其黨十餘人皆暴屍
梟首

司馬德載傳德載扶風雍人也父元謙仕周為都督
德載幼孤以屠豕自給有桑門釋彘通德載母和氏
遂撫教之因解書計開皇中為侍官漸遷至大都督
從楊素出討漢王諒充內營左右進止便僻俊辯多
姦計素大善之以勳授儀同三司大業三年為鷹揚

郎將從討遼左進位正議大夫遷武貴郎將煬帝甚
昵之從至江都領左右備身驍果萬人營於城內因
隋末大亂乃率驍果謀反語在化及事中既獲煬帝
與其黨孟秉等推化及為丞相化及首封德載為溫

國公邑三千戶加光祿大夫仍統本兵化及意甚忌
之後數日化及署諸將分配士卒乃以德載為禮部
尚書外示美遷實奪其兵也由是憤怒所獲賞物皆
賂於智及智及為之言行至徐州拾舟登陸令德載

將後軍乃與趙行樞李本尹正卿宇文導師等謀襲
化及遣人使于孟海公結為外助遷延未發以待使
報許弘仁張愷知之以告化及因遣其弟士及陽為
遊獵至於後軍德載不知事露出營參謁因命執之

并其黨與化及責之曰與公戮力共定海內出於萬
死今始事成願得同守富貴公又何為反也德載曰
本殺昏王苦其毒害推立足下而又甚之逼於物情
不獲已也化及不對命送幕下縊而殺之時年三十

九
裴虔通傳虔通河東人也初煬帝為晉王以親信從
稍遷至監門校尉煬帝即位擢舊左右授宣惠尉遷
監門直閤累從征役至通議大夫與司馬德載同謀
作亂先開宮門騎至成象殿殺將軍獨孤盛擒帝於
西閣化及以虔通為光祿大夫莒國公化及引兵之
北也令鎮徐州化及敗後歸於大唐即授徐州總管

轉辰州刺史封長蛇虜尋以隋朝殺逆之罪除名徙
於嶺表而死
段達傳達武威姑臧人也父嚴周朔州刺史達在周
年始三歲襲爵襄垣縣公及身長八尺美鬚髯便
弓馬高祖為丞相以大都督領親信兵常置左右及
踐阼為左直齋累遷軍騎將軍兼晉王參軍高智惠
李積等之作亂也達率衆一萬擊定方澌二州賜緣
千段遷進儀同又破汪文進等於宣州加開府賜奴
婢五十口綿絹四千段仁壽初太子左衛副率大業

初以藩邸之舊拜左翊衛將軍任吐谷渾進位金紫
光祿大夫帝征遼東百姓苦役平原祁孝德清河張
金稱等並聚衆為羣盜攻陷城邑郡縣不能禦帝令
達擊之數為金稱等所挫亡失甚多諸賊輕之號為
投姥後用詔令楊善會之計更與賊戰方致捷達還

京師以公事坐免明年帝征遼東以達留守涿郡俄
復拜左翊衛將軍高陽魏刀兒聚衆十餘萬自號歷
山飛寇掠燕趙達率涿郡通守郭絢擊敗之於時盜

賊既多官軍惡戰達不能因機決勝唯恃重自守頓
兵饋糧多無寇獲時皆謂之為怯懦十二年帝幸江
都宮詔達與太府卿元文都留守東都李密據洛口
縱兵侵掠城下達與監門郎將龐玉武牙郎將崔舉

率內兵出禦之頗有功遷左驍衛大將軍王充之敗
也密復進據北芒來至上春門達與判左丞郭大懿
尚書韋津出兵拒之達見賊盛不陣而走為密所乘
軍大潰津沒於陣由是賊勢日盛及帝崩於江都達

與元文都等推越王侗為主署開府儀同二司兼納
言封陳國公元文都等謀誅王充也達陰告充為之
內應及事發越王侗執文都於充充甚德於達特見
崇重既破李密達等勸越王加充九錫備物尋諷令
禪讓充僭尊號以達為司徒及東都平坐誅妻子籍
沒

王充傳充字行滿本西域人也祖支頽徙居新豐
頽稱死其妻少寡與儀同王察野合生子曰瓊祭遂
納之以為小妻其父收幼孤隨母嫁察野愛而養之
因姓王氏官至懷汴二州長史充捲髮對聲沉猜多
詭詐頗窺書傳尤好兵法曉龜策推步盈虛然未嘗

為人言也開皇中為左翊衛後以軍功拜儀同授兵
部員外善敷奏明習法律而舞弄文墨高下其心或
有駁難之者充利口飾非辭義鋒起衆雖知其不可
而莫能屈稱為明辯煬帝時累遷至江都郡丞時帝

數幸江都充善候人主顏色阿諛順旨每入言事帝
善之又以郡丞領江都宮監乃雕飾池臺陰奏遠方
珍物以媚於帝由是益昵之大業八年隋始亂充內

懷微倖卑身禮士陰結家俊多收衆心江淮間人素

懷微倖卑身禮士陰結家俊多收衆心江淮間人素

懷微倖卑身禮士陰結家俊多收衆心江淮間人素